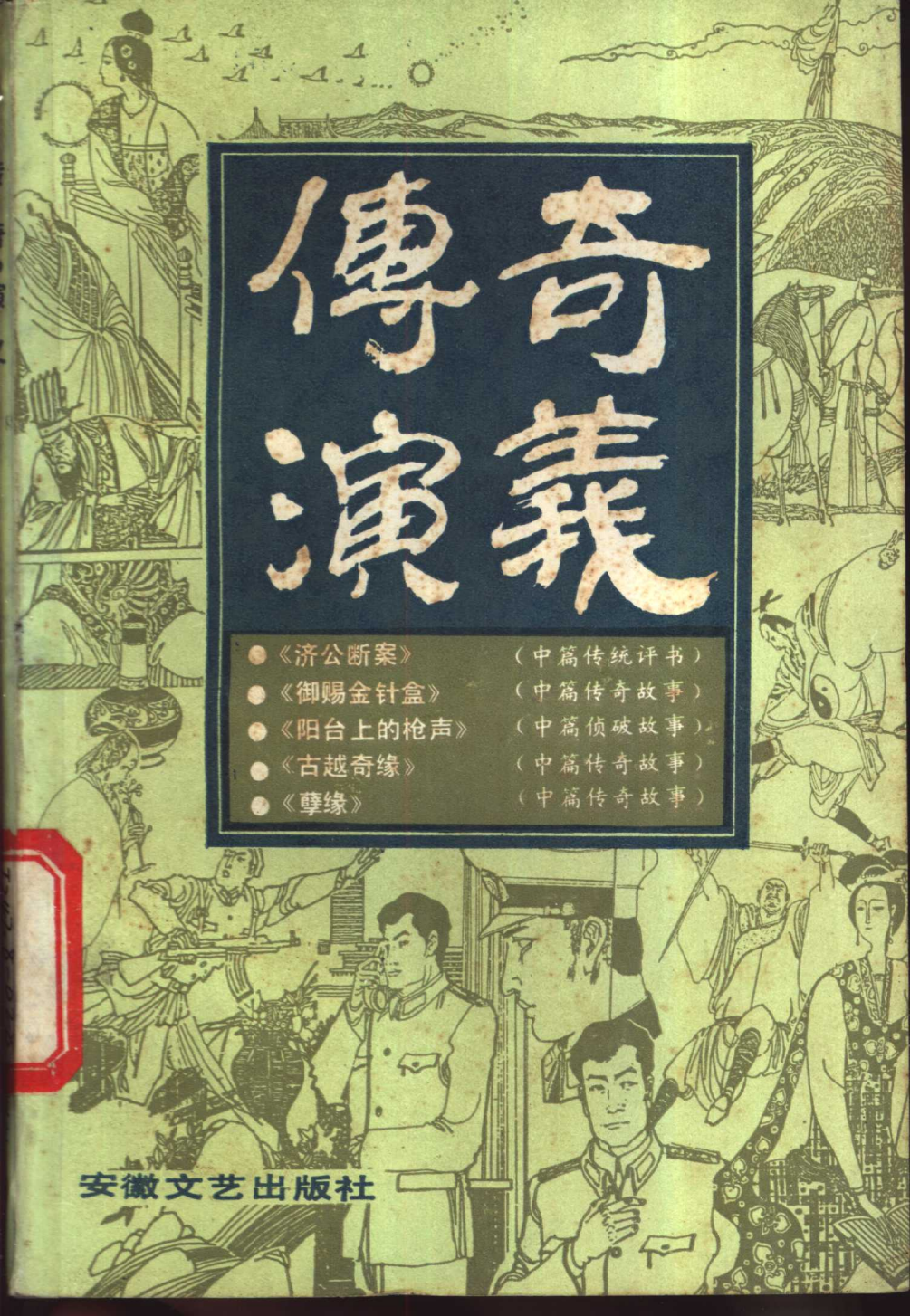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奇義 演傳

- 《济公断案》 (中篇传统评书)
- 《御赐金针盒》 (中篇传奇故事)
- 《阳台上的枪声》 (中篇侦破故事)
- 《古越奇缘》 (中篇传奇故事)
- 《孽缘》 (中篇传奇故事)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傳奇·演義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汪 洋

封面设计 宋子龙

传奇·演义

本社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80,000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2,000

定价：1.65元

ISBN 7-5396-0044-6/I·45

目 录

济公断案(中篇传统评书)·····	王宪斌1
御赐金针盒(中篇传奇故事)·····	马云岱19
阳台上的枪声(中篇侦破故事)·····	清禄 金山 义棠73
古越奇缘(中篇传奇故事)·····	金 戈151
孽缘(中篇传奇故事)·····	张发亮199

中 篇 传 统 评 书

济 公 断 案

王宪斌



且说这日，济公禅师受浙江绍兴知府胡秀章之请，前往白水湖捉拿妖怪。路经萧山县的大街上，见一文生秀士，衣衫破烂不堪，怀抱两岁幼儿，悲悲凄凄，口喊苍天，欲要投江殒命。济公禅师伸手将那秀才抓住，说道：“好个孙女婿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敢欺负我们娘家无人，干出这等无理之事，我非到衙门告你不可！”说着，用破扇一扇，那秀才抱着幼儿，似两脚离地，呼呼叫地向家中跑去。和尚也飘然不见。一街两巷的人无不惊奇，心中猜测：这和尚为何要告秀才？秀才又为何要投江而亡？不少好奇的人，便三三两两向秀才跑的方向追去，要看个究竟。

这位秀才姓李名文龙，字腾云，萧山县人氏。出身书香门第，七岁入塾攻读，十四岁进学。自幼定郑文廉之女月兰为亲。月兰聪明贤淑，貌美无比，攻读诗书，知礼明义。不幸双方父母相继仙逝，日子清苦。及至郑月兰出嫁时，一应嫁妆，皆由月兰的姘子马寡妇出资张罗。

郑月兰过门之后，夫妇和睦，相敬如宾，年余喜添一子。那李文龙只知攻读诗书，不懂营生。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，坐吃山空，家业萧条。住在祖遗的一个破院之内，三间草房露天，日缺离夜之粮。他还天天诗曰诗曰的念个不休。郑月兰自叹命苦，却也无什怨言。李文龙万般无奈，只好老老脸皮，到街上卖些字画，代写书信，挣点微薄收入，暂时糊口，如此过了二年。

这日，李文龙在街上坐了半天，没有发市。家中米无一粒，柴少一束，正等钱吃饭。李文龙正在心中着急，忽听一阵鞭炮脆响。他向行人打听，方知大街路北新开张一家聚丰米店。心想：我借机送一副吉利的对联，也可赚两个钱买米。想罢，笔走龙蛇，写好对联，来到新开张的聚丰米店，见了老板，行礼笑道：“掌柜的辛苦！贵店今天开张志喜；特送一 副 对 联 道贺。”掌柜的一见，小眼斜了两斜，忙说：“多谢先生美意，送你一文制钱，带着喝茶吧！”李文龙一愣：“掌柜的，哪有给一文钱的？”

掌柜的冷笑道：“先生，钱不在多少，在于意诚。你若嫌少，也就算了。”李文龙面红耳赤，羞丑气恼，将对联撕个粉碎，一文钱也没要，赌气回到家中，让妻子月兰到隔壁王大娘家借二百文钱。月兰随即到王大娘家道明来意。不料王大娘家正赶手头短缺，月兰只好失望而回。

李文龙听月兰如此一说，仰面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英雄志捧日，擎天难解饿，大将军一杆枪杀敌灭寇，也难当半顿饥寒！”不禁滴下泪来。

李文龙和月兰正在难过，忽听外面有人打门。出来一看，来人是商贩打扮，上前向秀才施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是街上德茂丰绸缎店的，我们东家要给一个很有身份的官员写封信，因他文墨有限，要请文理通达的人代笔，他仰知先生高才，特派我来请先生前往。东家说，书信写好之后，要给先生二三两银子润笔钱，不知先生可有工夫？”李文龙听后大喜，连说：“有工夫，有工夫，请尊驾在此少候，我带上文房四宝袋，随你前去。”李文龙同这人来到德茂丰绸缎店，伙计们都站起来让道：“先生来了，请坐、请坐。我们东家少时就来。”李文龙坐下，店伙计沏上香茶。李文龙呷了两口。瞧瞧茶叶太浓，因肚内无

食，不敢多喝。谁知喝两口浓茶，虚火往下一泻，肚内更觉饿得难受，等来等去，直到红日西沉，也没见东家出来。李文龙等急了，问店伙计：“贵东家为何还不来？”众人说：“少时就来。”又等了一会，天就黑了。店内伙计忙着吃晚饭，让先生一同用餐。李文龙不好意思，强打精神说：“请罢，我用过饭了。”眼睁睁看着人家吃完大鱼大肉，绸缎店的东家这才走来，十分抱歉地说道：“实在对不起先生。本要烦请先生代写书信，不想这位朋友的家人来了，陪坐半天，话已说清，信也不必写了。”说着，忙令家人：“送先生回府，改日再谢。”

李文龙饿了一天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。月兰一见他气色不对，忙说：“官人回来了，我正等着你回来吃饭呢？”李文龙一愣，说：“家中米无半粒，哪里来的饭食？”月兰说：“你走后，王大娘借给咱三百铜钱，我熬了一锅粥，小儿都没敢让他喝，等你回来一块吃。”李文龙甚是过意不去，连说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这才来到屋里吃饭。月兰问：“官人去写信怎么样了？”李文龙唉了一声说：“咱的运气算到头了，我等到掌灯时分，人家的信不写了。”月兰也无话说。二人吃罢饭，喂了孩子。李文龙觉得肚内咕噜咕噜响了数声，大解甚急，独自到后院去出恭。刚刚蹲下，就听有人拍后门，还小声喊话：“娘子快来开门，我来了。你曾告诉我说你丈夫给人家写信去了，学生特应约前来。娘子，快开门吧！”李文龙一听这话，心中生疑：难道娘子有了外遇？我得看看倒是何人！遂将裤子一提，悄悄前去打开后门，月光下，见有位公子，衣帽整齐，便大叫一声：“好贼子！来此作什？”那人拔腿就跑，李文龙向前一把没有揪住，那人由袖中掉下一宗物件。李文龙拾起，气呼呼地回到屋内，对着油灯一看，不由气得脸色变黄，气昏过去。月兰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为他捶胸拍背。停了一会，李文龙醒

过来，口喘粗气，对着郑月兰大骂：“贼人，气死我也！”月兰忙问：“官人何事气得这个样子？”李文龙说：“你还有脸问吗？不要脸的贱婢，竟做出这种事来！”月兰不知丈夫为何这样骂她，气得两手发抖，双唇打颤，问道：“我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？”李文龙怒道：“不要假正经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啪的一声掷给她一件东西。郑月兰接过一个手绢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对赤金耳坠，还有三张字柬，她颤抖着手拿起一看，两张字柬分别写着两首诗：

其一：

难割难舍甚牵连，梦寐云雨两相欢。

学生到此表心意，特至贵府送坠环。

其二：

娘子同我约佳期，情怀恋恋两相依。

月下焚香求月老，但愿夜夜做夫妻。

后又有《西江月》一首：敬赠小扇串珠，权作捧献诚心。红绡裹卷千万层，莫让尊夫相闻。花前月下幽会，白圈暗画后门，襄王期待巫山雨，鸳鸯恩爱长存。

郑月兰看罢，双手抛纸，头发晕，眼无神，咚的一声跌倒在地。李文龙正在气头上，也不去睬她。停了一会，郑月兰醒转过来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这是哪个丧尽天良的贼子，把我填到臭染缸里去了！相公，你我并非一日夫妻，难道你还不知妾的为人吗？我怎能做出这样无廉耻之事？”李文龙无心听她分辨，到月兰枕下翻了一遍，没见什么，后把家中仅有的一只皮箱打开，果然翻出了一个红绡子布包，打开一看，对着郑月兰面前叭的一摔，说：“你自己看吧，我家困苦到如此地步，还能有这种值钱的东西么？”郑月兰拾起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赤金手镯，一把小巧玲珑的垂金扇。李文龙喝问：“这东西是何

人所赠？”月兰如蒙在鼓中一般，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，我确实不知！”李文龙咬咬牙：“好！好！好！我李氏祖祖代代都是清净门户，书香门第，焉能要你这鲜廉寡耻之辈跟我在一处过活！我要找你姪母马寡妇道明此事！”李文龙说罢，转身出门，来到西关外二条胡同、月兰的姪母马寡妇家叩门。

说起马寡妇，自幼生来俏，粉白瓜子面，刘海前额飘，杏眼衬桃腮，唇似红樱桃，娥眉目上飞，眼中出捷毛，螭蛸脖项嫩，下摆杨柳腰，走路风送柳，头上插香草，下穿撒腿裤，裤角银线描，年轻丧佳偶，不烦亦不恼，穿上小白鞋，脚尖瘦又小，能说兼会道，手头还真巧，花朵绣得好，擅缝香荷包，人人向她要，香气身上绕，要问出谁手，白鞋赠荷包。

马寡妇只生一个儿子，名叫赖瓜。呆傻不懂人事，娘儿俩过活，倒也安逸舒适。因丈夫早丧，空房难守，暗中常与他人做些苟合之事。这时，马氏正在房中绣荷包，以为是相好的来了，心中一喜，忙起身把门打开，一看是李文龙，惊问：“大姑爷这时来有事么？”遂让他进屋。李文龙进得屋来，也不落坐，将家中发生的事对马寡妇讲说一遍，恳求道：“当初月兰出嫁，全是姪母一手操办，我李文龙感激不尽。如今，她全不顾恩爱夫妻的情份，穷极之时，干出这种有污门庭之事，孰不可忍。今特请姪母到舍下走一趟，辨个真伪，再作道理！”

马氏闻听，微皱双眉，便随李文龙来到家中，见那郑月兰哭得死去活来。李文龙手指金镯、小扇、金耳坠和三首情诗，对马寡妇说：“她与人家私通，犯了七出之条，我李氏门中清白传家，焉能要这无廉耻之妇？你趁早把她带走，明天我把休书送到你家。”马氏好说歹劝，无奈李文龙火气正在炽烈之时，难以听进。月兰见丈夫气火难消，也不知这东西的来源。心想：雪里难埋死尸，终究会弄个水落石出，不如先到姪子家

住几天，等他消消气再说。月兰想毕，刚抱起孩子要走，李文龙一把将孩子夺了过去，说：“你这一走，定要嫁给你的那个狗奸夫，这孩子是我李文龙的骨血，给我留下！”月兰见他把孩子夺走，又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心中好似箭刺刀剐一样。李文龙紧催着：“快走快走，决不能沾染我清白之声。”马氏看实在无法，只好带着月兰走了。孩子正在哺乳之时，如何离得了娘，哇哇直哭。

月兰到了马氏家中，不吃不喝，一个劲地哭，并对妯母说，“若事情没有澄清之日，我就剖腹，以表明无他。”马寡妇将她劝住，次日来到了李文龙家，劝道：“大姑爷还没有消气么；孩子正要吃奶。俗话说，夫妻没有隔夜之仇，请消消气，我把姑娘送回来吧！”

李文龙说：“如今我已不是你的大姑爷了，你就请回吧，就此永无瓜葛。”遂把休书递给了她。

马氏寒下脸来，说：“好个李文龙，真不知自爱。我好意前来劝说，你竟说出这种话来！我为的是让你夫妻和睦，若不听劝，我还求你不成？”说罢，拿起休书就走。

马氏回到家中，将详情告诉月兰，并劝道：“月兰，你就暂时在我家住着。我做些针黹，自有你一碗粥吃。但这也不是常事，你正处在青春之年，既然李公子决心不要你了，大主意还得你自己拿。常言说先嫁由爹娘，后嫁自作主，有什么打算，就直对我说吧！”月兰听罢，心似油煎，泣不成声。

那李文龙赌气休了月兰，整日郁闷在家，凄苦无比，小儿又饿得哇哇哭个不停，更感日月难熬。他见孩子饿得可怜，想买点东西喂一喂，无奈手头分文皆无。正在这时，忽听门外有人叫卖烧饼，李文龙就抱着孩子，来到门外，把卖烧饼的张二叫到门前，未曾说话，脸先发赤，说：“小哥发财！我这个孩

子的娘死了，饿得直哭，请你先赊给我一个烧饼，喂喂他。有了钱即刻还你！”张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先生，我是小本生意，一天赚不了一顿饭钱！实在是赊不起账。可先生从未在我面前张过嘴，小孩子又饿得可怜，都是街坊街邻，我再苦，也不在乎一个烧饼，可不要说还钱的话！”说罢，就拿过一个烧饼递给李文龙，又做生意去了。

可是，一个烧饼，犹如杯水车薪，怎能解决孩子的长远吃食？李文龙没有钱源，不敢再赊。等到第三天，小孩已是饿得只有喘息之力了。

正在这时，隔壁王大娘告诉李文龙：郑月兰在西关她舅母家，已说妥了人家，许配给朝中兵部尚书卞虚的儿子卞虎续弦，今天晚上就要娶过门去，让李文龙前去打探一下。文龙怀抱饿得发昏的孩子，直愣愣地站在那里，说不出话来。王大娘一见，忙说：“李公子，事到眼前，要想开一些，你看孩子饿成这样！我这里有二百钱，你给孩子买点吃的要紧！”李文龙谢过。接过钱来，送出了大娘。抱起小孩来到街上。他想起这二百钱终难使孩子活命，不如父子二人死了干净。正在怀抱儿子跳河，迎面来了一个穷和尚，但见他：僧帽旧，沾油渍，比丘袈裟针线稀。三十六个火烧洞，七十二条烂布绕；脸未洗，头不剃，醉眼乜斜半睁闭。若痴若傻若癫狂，手舞足蹈笑嘻嘻。破草鞋，只剩底，精晃两腿泥水滴。五丈宽街走不下，一会东来一会西。经不谈，禅不理。右手拿只芭蕉扇，左手还把酒葫芦提。“南无阿弥”难成句，常与行人打儿戏。

和尚走到李文龙近前，说道：“好个孙女婿，你胆子不小，竟欺负她娘家没有做官的，无故把我孙女给休了！你说，什么叫七出之条？她犯的是哪一条、哪一款？是你亲眼所见吗？我非到衙门告你不可！”李文龙心中疑惑：怎么凭空又冒出一个

爷爷来？月兰过门好长时间，怎没向我提起过？又看和尚疯疯癫癫，以为他是信口胡说。李文龙心中正在纳闷，又听那和尚说：“我在外面游方刚回来，家里就出了这件事。你瞧！我这重孙子饿得快不行了！来，我给他点药吃吃罢。”和尚说着，随即将一丸药塞在小孩嘴里。说也奇怪，那孩子象吃饱乳汁那样，当时就不哭了。和尚接着说：“李文龙，你在家等着传你过堂就是了。”说罢，转身就走。这可把李文龙懵懂住了！也顾不得向和尚刨根问底，赶忙回家。

济公来到萧山县衙门口，让把门的衙役王雄、李豹传话，要见知县。此时，知县老爷正好在堂上理事。王雄向上回禀道：“禀老爷，有一和尚要见大人。”知县说：“好！有请圣僧。”

济公进得堂来，知县仔细一看，赶紧站起来让坐，抱拳秉手，说：“圣僧可是西湖灵隐寺济公长老？”和尚说：“正是。我因到白水湖，路过此地。想请问老爷一句话，你在此地为官，政声如何？”知县说：“在下是科甲及第，皇榜进士，钦点翰林。可惜我不会走门子，才到萧山县任个七品之职。”和尚说：“翰林坐知县，委屈大老爷了。”知县笑笑，接着说：

“圣僧，你老人家是有道之人，象我张甲三，读书志在圣贤，为官心存君国。上任以来，自感上对得起国家，下安黎庶，凭大宋朝律条办事，决不存一点私心，也只有如此而已了！”和尚说：“如此说来，你真是一位清官了！我且问你，本县有一位生员叫李文龙的，无故休妻，老爷为何不办？”知县听了，不由一愣，说：“我没见此案。”立刻传值帖二爷上堂，问道：是否有人在你手里告李文龙的？”值帖的说：“没有。”知县又传代书问：“有没有人在你手里写呈状，告李文龙吗？”代书说：“没有。”知县又传值日班头问：“有人前来喊冤告李

文龙的吗？”值日说：“并未见有人来告他。”知县说：“圣僧都听见了，常言讲，民不举，官难究。没有人来告他，叫我怎么问案呢？”和尚说：“有人告他。”知县说：“何人告他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告他。”知县问：“圣僧告他为了何事？”和尚说：“老爷，请你把李文龙传来，他要不是无故休妻，老爷把我和尚治罪也就是了。况且，这个李文龙不是外人，是我的一位亲戚。”知县立刻派王雄、李豹去传李文龙。不多一会，李文龙把镯子，垂金小扇、坠环、字柬等物带着，抱起孩子，同王雄、李豹来到大堂。见穷和尚在堂上陪同知县坐着，立刻口称：“老父台在上，生员李文龙有礼。”知县一看，说：“李文龙，你既是读书懂理之人，为何无故休妻，该当何罪？”李文龙说：“回禀老父台，我休妻有据，何言无故？因她犯了七出条款，我故此休她。”知县说：“你说，何为七出条款？”李文龙说：“一无子，二淫乱，三不事舅姑，四无故口舌，五盗窃，六妒忌，七恶疾。七出之条，她犯第二条，我故此休她。”知县问：“有何证据？”李文龙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立刻把镯子、小扇、诗句呈上。知县看罢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亏你还是个生员，仅此一举，你就该打。先打你二百戒尺再说。”李文龙心中一惊，说：“请老父台明言，生员身犯何罪，老父台要打我？”知县说：“打完了再告诉你。”这时，和尚在一旁说道：“请老爷看在我的面上，暂且饶恕他，记下二百戒尺，将情由详告于他，他自会明白。”知县这才说道：“李文龙，你夫妻素常和美不和美？”“和美。”“你妻子贤惠不贤惠？”“贤惠。”知县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妻与人通奸，可是你亲眼看见？”李文龙答：“并未亲眼看见。”知县道：“我再问你，你妻容貌如何？”李文龙说：“回禀老父台，她生得花容月貌，十分人才。”知县说：“你这个书呆子，难道你没想到心怀歹

意之人从中做手脚吗？如果你娘子真的有了外遇，她怎会让你轻而易举拿到证据？”李文龙一听，顿时愣在那里，答不上话来。

和尚在一旁咧了咧嘴，对知县说道：“老爷所言极是，我观西关外有一团邪气。若老爷差人把郑月兰的姘子马寡妇同她的儿子赖瓜一并传来，也许能问出一点头绪来。”知县知这和尚能耐不小，对案情思虑一番，立命王雄和李豹前去传人。

这几日，郑月兰自听了姘子马氏让她再嫁的话，日夜哭泣。马寡妇家中象逢春会一样，一连来了六、七位媒婆，全是给兵部尚书的儿子卞虎提亲的，将那卞家夸得天花乱坠，地生金莲。郑月兰本是个聪明人，仔细一想：来了这么多人，为何没提两家，全是说卞虎一人呢？或许是卞虎见我容貌出众，暗使诡计，从中离间我夫妻，借此掠夺我身，也未可知。我不如来个将计就计，假意应允，跟他要五百两银子给丈夫李文龙，叫他奋发读书，抚养孩子。过门时，我暗带钢刀一把，先假意用甜言蜜语套出姓卞的真情，乘机用刀把他扎死，然后告官。我再自己开膛破腹，让李文龙和世人明白我郑月兰之贞操……

月兰主意拿定，就假意对最后一个媒婆说：“既然卞尚书的公子不嫌弃我是再嫁的女子，我无什话说。可有一事，请你转告：得先要五百两银子给前夫抚育我那儿子。若这条不允，我宁死不嫁。”媒婆听后高兴，笑道：“银子现成，只要你愿意，啥都好办！”忙回复去了。次日早上那婆子就来回话，卞虎差人送来银子，并说今晚就发轿来娶。

媒婆刚走，二位班头就到了。马氏问：“二位到此何事？”王雄说：“老爷有谕，传你和郑氏并同赖瓜前去县衙走一趟。”马氏见是县大老爷分派，不敢有违，只得找人看家，同着郑月兰，带着赖瓜一同来到大堂以外。王雄前去回话。张知县吩咐

先把郑月兰带上问话。郑氏一上堂，跪下行礼，李文龙的孩子一瞧见娘，便哇的一声哭了！知县问：“下跪何人？”月兰说：“小妇人姓郑名月兰，原是李文龙之妻。”知县一看郑氏，虽然衣服平常，可是容貌俊美，心中有了数，又问：“你丈夫李文龙为何休你？”郑月兰滴泪说：“小妇人不知。”遂把休她经过说了一遍。知县问：“你愿意不愿意跟李文龙过活呢？”月兰说：“小妇人虽不敢说识书达礼，但我知道此事实是冤枉。恳求老爷恩典，我如今仍愿意随丈夫一同过活。”知县问：“这两天在你姘子家中，都有什么人来往？”郑氏把一连来了六、七个媒婆之事回禀知县，并说：“小妇人对此生了疑心，想必是卞虎生出奸计，离间我夫妻！”知县问：“你允了没有？”“我应允了。”知县面带愠色，说道：“你既然愿意跟你前夫过活，为何又应允嫁给别人？”郑氏如实将自己的打算讲了一遍，并从怀中取出暗藏的钢刀一把，泪流不止。知县听罢点点头，让值堂衙役把钢刀暂放堂上，把郑氏带下去，再带马寡妇上堂。知县一看马氏，刚过三十，美貌风流，透着轻浮，并非稳重之辈。便猜定李文龙休妻定于她有些干系。马氏跪下了礼，知县开口说道：“你外甥女被休回你家，你为何不去给她和解？”马氏添油加醋，将和解不成的原因回禀老爷，然后又说：“我见和解不成，就让月兰住在我家，帮我做些针线活。我虑月兰正处年青，守我身边不是长久之计，就让她自拿再嫁的主意。后经媒婆前来提亲，是她自己应允了卞家的亲事，民女没说一字叫她再嫁的话，更没有为她出什么主意，请老爷明察。”

马寡妇口齿伶俐，说的头头是道。但并没蒙住张知县。他扭头看了看眯眼坐在一旁的济公，道：“案子我已问到这里，请问圣僧——”和尚说：“大人问案，和尚不便多嘴。”知县

道：“好！把马氏带到近处耳房暂押，将马氏之子赖瓜带上堂来。”马氏转身说道：“他是个傻孩子，带他有何用处？”知县道：“休得多嘴！”马氏吓得不敢再言，下了堂去。差人把赖瓜带上堂来，这傻子立即吓得哭了。

这时，济公对着知县耳朵咕叽了几句。知县点头。济公把破扇一摆，对王雄说：“你到外面借半扇猪肉来。”王雄火速办了。济公又道：“用板子狠打猪肉，”和尚学着赖瓜的哭声嚎叫起来。那马氏在耳房听见儿子的挨打哭叫声，如剜心头肉一般！如此这般打了一会，就令差人把马氏带上。这时，济公早让差人把赖瓜藏起。马氏来到大堂跪下，知县一见马氏，勃然大怒，啪的一声，把惊堂一拍喝道：“大胆的马氏！竟敢放刁，欺哄本县，这还了得！你的所作所为赖瓜完全招认，你还不把如何拆散李文龙夫妻之事如实招来？”马氏一听，不由就是一愣！还没等到辩说，知县接着道：“大概抄手问案，你是不招了，来人！”下边站堂的齐喊：“呸！”这一声堂威，直吓得马氏胆颤心裂！就听知县又说：“给我拉下去先打两千嘴巴！”马寡妇一听，魂都吓飞了。心想：我的娘哟，别说两千嘴巴，就是二百嘴巴，也把我的脸打烂了！只得连爬两步，向上叩头说道：“老爷恩典，民女愿招。”知县说：“快快招来。”马氏浑身战抖，说道：“回禀老爷，自从我丈夫去世之后，小妇人居孀守寡。只因日子清苦，做些针黹换钱。我跟卞兵部住的是街坊，兵部儿子卞虎，不断到我家叫我给缝香合包做衣裳，时间常了，他给我扯衣服、打首饰，送吃用，还给些银两。我无以报答，就和他做些不轨之事。有一天，卞少爷向我提说：在城里二条胡同西头路北破门院内，有位二十多岁的貌如天仙的女子，我如能得到此女，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。我说，你可别放屁，那是我亲外甥女，李秀才之妻，叫郑月兰。